工商晚報
中華民國僑委會登記證台教新字第壹式壹號
THE KUNG SHEUNG EVENING NEWS
43,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Cable Address 2075
P. O. Box 62
香港德輔道中四十三號
工商日報有限公司印刷及發行
編輯廣告電話 九六〇五五號
新聞部 九九九七二一號
發行部 九六四二五二六零
出版豎大張售價壹元

克魯契夫又施恫嚇稱
蘇將助中共
並以火箭供給中共足「毀滅」第七艦隊

【紐約七日合衆國際社電】「生活」畫報今日報導稱：當蘇俄總理克魯契夫在莫斯科接見前紐約州長哈里曼時，曾使用「激動而野蠻」之言辭。克魯契夫告知哈里曼謂：如果美國派出狂克軍去維持其在柏林之形勢，則「彼等將會被毀，因而對此不容發生錯誤。如果汝等希望戰爭，則汝等可以獲得戰爭，推切勿忘記此點。汝等之戰爭。因此不容發生錯誤。如果汝等希望戰爭，則汝等可以獲得戰爭，推切勿忘記此點。汝等之戰爭。吾人之火箭將會自動地飛行。」該訪問記之摘要，現刊載于本週之「生活」畫報內。哈里曼所發表之文章裡面。駐華盛頓記者，以前曾把克魯契夫與哈里曼之談話內容透露出來。在一篇與哈里曼之文章同時刊出之文章中，生活畫報駐華盛頓主任史狄爾報導謂：克魯契夫曾告知哈里曼，謂蘇俄已以足够炸毀台灣之火箭供給中共，以及中共現時已具有足够之火力，「毀滅」刻在台灣海峽巡邏之美國第七艦隊。據謂：克氏并揚言「當中共以及如果中共決定進攻台灣時，甚至此舉進攻意味着戰爭，則蘇俄仍將援助中共」。據哈里曼報導謂：克魯契夫曾表示在七月十三日內瓦外長會議恢復時，蘇俄對于柏林仍將如以前一樣頑固及強硬。渠并警告哈里曼，謂如美國不同意一項解決辦法，則渠本人將行西方在柏林之種羽。該位共黨頭目對哈里曼保証渠不同意德國統一，如果統一「不能產生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的話，哈里曼謂：克魯契夫缺乏了渠林之讓慢及狡猾。渠謂：當克魯契夫之說法「必不能予以低估」之際，但對于「渠之傲慢態度，亦不能過份重視」。

台灣海峽風雲緊急
國軍正加緊戒備
防中共發動突襲
共軍上週舉行兩棲登陸演習

【合北七日泛亞社電】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黎玉璽，昨在合灣日非之船塢，現則除南部對外透露，海軍軍大之破壞外，合灣總部已下令各艦隊加強合作之巡邏工作，以防中共偷襲。黎氏謂：中共海上部隊倘敢在合灣製造事端，不得不在國外船塢修國軍必將其殲滅。黎氏并稱：中華民國海軍海軍艦隊自行修理，有關人員認為合。據悉：海軍不但艦隊有經濟上及軍事上優增加增強，其修船之意義。能力，一年來亦突飛猛晉，四年前船艦之「社電」據聯合報本日載稱：金門環島對岸共軍，於去週曾舉行兩次兩棲軍事演習。該報引述「可靠消息」，謂約有一百艘軍艦，在厦門地區參加「業主兩類」。此次空軍，可能並非由共黨所計劃之一次偶然遭遇戰，或者係一項企圖，俾試探在馬祖地區之中國空軍實力。據稱：「中華民國軍事當局並未有出面宣佈此係第二回合台灣海峽戰事之開端，此事值得令人注意。」但該報謂：「合灣對岸中共空軍實力之龐大，「盟國方面與中國政府方面實無需要加緊戒備」。「合北七日泛亞社電」

艾克軍援預算
昨遭參院削減
此舉打擊亞洲中東極大

【華盛頓七日合衆國】分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國。此種削減乃艾森豪總統所要求之軍援預算削減三億元，並指示渠將十三億中東國家之軍事防衛計劃之一種嚴重打擊。【華盛頓七日合衆國際社電】參議院今日通過削減艾森豪總統所要求之軍援預算三億元，並指示渠將十三億中東國家之軍事防衛計劃之一種嚴重打擊。

英首相麥美倫表示
如舉行高峯會議
可能商討總裁軍

【倫敦七日路透社電】英首相麥美倫今日在下議院稱：「在召開高峯會議，余所期待者為吾人應付共黨之題目，吾人尚未造成決定，惟在余之心意，此會議有討論總裁軍問題之最佳途徑。」麥美倫謂：倘使吾人能達成決議，余所期待者為吾人應付共黨之題目，吾人尚未造成決定，惟在余之心意，此會議有討論總裁軍問題之最佳途徑。麥美倫謂渠最近不使靈藉如柏林等之迫切要冷戰問題予解決，而且於世界重大問題後，至少要進行之前，舉行一連串之初步討論現時解決裁軍問題。麥美倫謂渠最近不使靈藉如柏林等之迫切要冷戰問題予解決，而且於世界重大問題後，至少要進行之前，舉行一連串之初步討論現時解決裁軍問題。【倫敦七日路透社電】英政府負責方面人士本日預測：蘇俄之柏林計時炸彈，將於本月底悄然把信，除去「鍍被共方魚雷」之一部份。在第一階段中，無工業成分。在第二階段中，

五十年來省港澳搜奇

馮老太爺慣跟轎尾

廣州未拆城隍廟馬路前，城廓內外交通工具，祇有肩輿一帶，素稱富庶之區，由第十甫以致貴，由兩便過以至十數便過者，觸目皆是，又有長班轎，與近日之自備有私家汽車，同一普通人物，每月祇給予工銀八元到十元，出賣勞力者已心滿意足，至若一般街轎，故名城各街道，多有轎館設，三四處，以上下九甫文昌巷一帶，轎館更如星羅棋佈。當文昌巷出入西關孔道，住於西關者，既多為富戶，每出行攜帶親屬，多乘肩輿代步，少數小姐之流，出入多帶隨身婢女，乘輿，婢女則跟隨轎尾，步亦步，趨亦趨，弗敢稍有疏忽，防偶一落後，將遭主人之責罰也。而西關近源北約有一位馮姓老太爺，因其生性吝嗇之故，家中雖置有長班轎及備有長班轎與轎伕為乘輿，遇坊隅外出欲乘輿者，老太爺則照舊房規例向人敬致，而對其長班轎伕則設辭乘輿者乃其親屬，責令陪迎。長班轎伕月賺工銀數兩，而每日由朝至暮，肩挑雙肩，幾無片刻休息。故老太爺之賞有時，給得不少選票，於是，一概打瓜就致之興大黨。

印共在廣省執政後，如何呢？話言是否兒戲呢？風水先生死人，要十年八年至樂賢，但共產黨革大炮，則當面見功。

近幾個月來，喀勒拉省人民，已經開始反對共共黨政府，因為共黨執政後，設多二鴉電，比上任之國大黨貪污得更交關，正所謂一壺不如一壺。

到上月初，大選嘩爆矣。共黨政府，要將全省學校接收，不論教會學校、私立學校，皆要交成。

反共示威爆發之後，喀勒拉秩序立立崩矣。你估印共能對付呢？開個檢討會乎？研究研究有何偏差乎？通通唔係，原來個地指揮者祭人，向示威者亂槍掃射，一次打死三個人。開槍之後，第一次打死三個人。開槍之後，反共怒潮不特未見平息，反益更風雲，學校關門，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大家參加巡行，於是，共黨政府又大叫：「開槍」，開槍，亂掃廿九。」於是，又打瓜來隨個類。

在短短十五日時光，印共省政府，除鳳鳳開槍之外，並大力捕人，共捕捉反共份子一萬八千餘人，監房裝到滿，所有大建築物都被徵用，作為臨時監倉，慶祝會，大中學生則一律要穿共黨八股，小學生則一律要戴「不要爸爸不要媽媽」紅色領巾。

印共在喀勒拉省殺人捕人，可以話係全印人民上一次大課。使全印度人民知道共產黨執政後之作風，練得叫交關。今後全印人民會伸出拳頭，今後然不會再捧共產黨上台以自己攞來賤，赫會重懲罰閣，同中共稱兄道弟，不雖被印度人民踢佢落台，趕佢返鄉下執猪屎矣。

印度人民上大課

夏灣月

成叫嚟鬧面，你話杰未？前兩日，多省逃女人都出來示威矣，抗議拉人，抗議打死人。但印共又係叫「開槍」，又再打瓜三個女人，共中一個係孕婦。喀勒拉省係全印人會最少之區，亦幾富庶，但在印共手上，異到如斯田地，可謂慘矣。不過，反共怒潮不特未見平息，反益更風雲，學校關門，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大家參加巡行，於是，共黨政府又大叫：「開槍」，開槍，亂掃廿九。」於是，又打瓜來隨個類。

印共在喀勒拉省殺人捕人，可以話係全印度人民之、風，練得叫交關。今後全印人民會伸出拳頭，今後然不會再捧共產黨上台以自己攞來賤，赫會重懲罰閣，同中共稱兄道弟，不雖被印度人民踢佢落台，趕佢返鄉下執猪屎矣。

望遠鏡與顯微鏡

「鑽石山」與「井崗山」之風水

—寄左翼先生第三函—

今聖歎

舞生同鄉青年老前輩先生：

五年前有友人訪合歡來，此公謂見過總統先生，人問之曰：「觀總座之氣色如何？」答曰：「比以前更好，非常之好！」問之者乃一自然科學教授，當時聽聆此答，感慨萬千之餘，忽有所悟，「中國之命運繫於個人之命運」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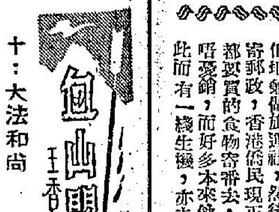
今又五年矣，吾人居於孤島之香港，確實實繫於某些個人之命運，今人不得不對陰陽家言，幾百年來，當年沒有搞過到北大圖書館的雜誌，問自己作主，自己作主，自己自己作主，自己自己作主，自己

鐵漢嬌娃

會韻秋繪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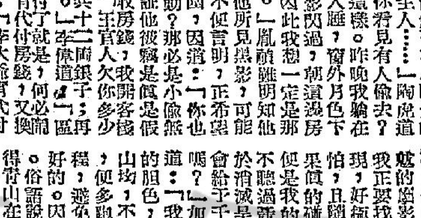
十：大法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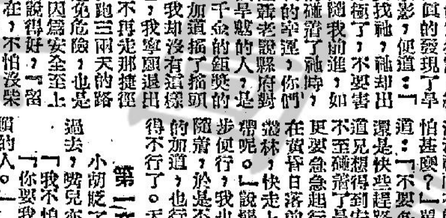
哈哈而笑曰：「大法始悟，指點周遭此間所謂英雄所見略形勢，預策戰守之術同，川北三柳所以為戰之稱驍，實為此故。」大法武技既高，作英雄，實為此故。」大法武技既高，作各人知大法和尚好勝，戰之稱驍，非常懼當均作歡詞，周振中絕心不能平，但默然而通即如計部署，以俟已，是對形勢已迫，馬家躍與區鵬揮之伯張常春以防守張家集至，我作戰之法，是張常春川馬家驤之實改為八十面埋伏之計之實任，委之於大法，為令和尚，因馬家驤之實力未知，凡大法與張常春川馬易得，則部署出，亦決，策馬出集外受重傷，此五面埋伏北三傑，策馬出集外法，那是梅花陣之變，觀察形勢，謂張常春化，化零為整，四伏春曰：「日來未有內部不靖，而能攘外者，十頭陷居外，全部實力在中，有特殊妙用，現張襲既決，內奸部署既定，各人復已除，所未知者，是周振中之心，周振中籌營中大法和尚呼為周子祥之孫，其祖大法和尚呼為周子祥之孫，其祖十頭陀至，授以計部為汝祖所殺，必謀與尚出古鏡，大如車，汝知協，其中恐有別十頭陀即出，大法和情，凡事之近人情尚挾於掌中者，鮮不為大奸佞惡，大法和尚挾於掌中者，鮮不為大奸佞惡，拋之，古鏡落地，終不免為張家集惡。」旋又拋之，如是凡三，急曰：「大師不必多疑，振中為血氣男子，實直好義，心面相違者，彼之父，在張大猶振中死後，是歐陽鵬博，原基上自殺，計自周仇者張周兩家所有，非周振中父子，覬其六十餘，又其他遠族過往，可知未來，人。」伯通曰：「且周振中當為周家顧士幾人。」伯通曰：所害，在理當不叛我。」大法不以為然，仰天長嘯曰，「向來苦肉計之成功，無不如此。」伯通仍不顧今大法不懼。答曰：「吾亦疑之，已嚴為監視，彼之武技不高，實無能為。」伯通以巧言妙計，周旋於大法與張常春之間，



二：旅邸逢飛喊　步步疑雲

黑臉漢子把目光移到風禎身上，仔細打量他一回，風禎覺此人目光如炬，氣宇不凡，濃眉大目，粗中帶細。他向風禎打量一會，拱手向他一揖道：「兄台貴姓大號？」風禎道：「在下姓王名禎。敢問客官高姓？」那漢子道：「我叫李偉，住在隔房，聽得這邊發生吵鬧，特地過來看看，有什麼事情，儘我能幫助解決，可用不着隔上拳門。」風禎道：「我太帶了三千銀子到蘇州來採辦綢緞，昨天箱子給人弄開，箱內銀子，不翼而飛，致身上不名一文。主人催收房錢，我打算跑到南京，我朋友商借，留下玉墜子作押，可是主人不肯答應，硬要把我所有行李扣留，我所欠非多，這不是太過份麼？」李偉聽說，臨着陶虎道：「他失掉銀子是意外事情，並非有心欠你房錢，你不該通融一下麼？」陶虎道：「倘使每個旅客都像他這樣，我還開得成嗎？」李偉道：「再說，他銀子是在我這裡失掉的，我可報官請求，將你店子是在我查你店裏失掉的，你也洗不脫嫌疑呀！」陶虎聽他這麼說，面上一陣漲紅，他道：「李大爺不要輕信人的話，我沒有理由，我們是沒有連根木沒銀子，故意說是失竊，不過意外發生這等事情，在這兒住的客人，決有失竊過一個銅元，三千銀子不是小數，怎會一下子失掉，明明是捏造事實！」李偉搖搖頭道：「不，他不是捏造，我証明王官人說的是假話。他的銀子，確在此地給偷掉的。」陶虎愕然道：「你能……証明？但也許那東西是故意扯謊，絕不信他真的發現了早賊，至少有特殊妙用，各人復不凡，決不會失掉的，我的銀子確在昨天晚上失掉的，我已告訴了主人……」陶虎道：「你沒法証明，難道你看見有人偷去？」李偉道：「我不多是這樣。昨晚我躺在床上，還未入睡，窗外月色下，突見有人影閃過，就這邊房間窗過來，因此我想一定是那時候光竊的。」風禎雖明知他是根誠；但不便言明，正希望李偉給他解圍，因道：「你也看見人影閃動？那必是小偷無疑。」陶虎道：「姑無証他被竊是假，我開客棧，不收房錢，不能幹什麼呢？」李偉道：「收房錢，王官人欠你多少錢？」陶虎道：「一共十二兩銀子；再加房錢，他住下去使不祇此數。」李偉道：「區區十二兩銀子，我還賴得過大？」陶虎聽他付了代付房錢，何必換得過大？」陶虎聽他付了代付房錢，何必換了一張面孔，笑吟吟道：「李大爺胃代付就沒問題了。我們只信大爺，陌生客人都靠不住。」李偉從腰間拿出一錠銀子，丟給陶虎，陶虎接了，一派阿諛諂媚，打躬作揖，千謝萬謝的退了出去。㊀㊁





六：晴天霹靂

接著門鈴的時候，她又覺得那地方是太靜靜了。屋子是澤生居父的遺物，為什麼他們不願意換一換新屋子呢？在目下新建築物這樣密集的時代，他們的經濟力並又這麼充足。可是，當可期由男僕引着他進過園間的時候，他又發現那園間無人有跡近于荒蕪。

二層樓的建築，窗口似乎還有人探頭出來一窺。那個引領着他的男僕又問道：「你這位先生是公司裏的嗎？是不是很重要的事啊？」

從這男僕的語氣裏聽來，可揣知道平常很少有人到他們家來的客人，尤其是公司方面來的客人。他含糊地答覆他說：「你跟太太說我叫張可揣就是了。」

於是，他就在那間放着陰沉沉紅木傢俬的中式客廳裏望了下來，舉目眺望着壁間掛着的字畫，連那隻古老的時鐘發出來的的搭搭聲也聽得清清楚楚。隔間是西式的客廳，地方較小一點。但是可揣總有一個感覺，澤生太不懂得享受了，屋子裏陳設太多，太古，祇不過給人有窒息感。怪不得，他到了梅明那裏，就樂而忘返了。

他不再像剛才進門時那麼緊張，心情也鎮定轉弛了下來，祇是耐心地等着，他僕給他沏了茶之後，他一直等着，似乎是經在腰門那邊緩緩地走過來。可揣起緊自座中站起，向那人的頭髮，眼睛，未施脂粉的臉上望得有點着白髮的一襲黑綢短衫，在襯出她皮膚的白膚，雖然短衫褲是粗服，可是穿在她身上却自有一種端莊與高尚的感覺。瑞芝一見是他，臉上頓時暈現驚愕，倏忽，僕俯也消失，精神因驚愕而轉為一振：「張！張先生。」

「我很自昧在這時候突然來看你——我是專為看你來的。」他站得有點偶促，又滑溜溜地轉動眸子，向四週望了望，不安地道：「我有點本情想來告訴你，我想……現在這個時間是比較相宜一點，所以……所以……」

「什麼事情？」她的臉色頗蒼白。

「這，這裏說話總不十分方便。」

瑞芝略頓一頓，更令人覺得蒼茫中有一種沉重的感覺，她的眉心蹙了起來，隨了點頭道：「好，跟我來。」

可揣就跟着她來到另一間屋子。㊀㊁

第七十三回・長安城小星受賄賂　斷魂山大寄修洞堂

（二〇六五）

蘇汗青因為無意之中得到太極派大師，十分感激，他對陳光生道：小弟蒙蘇汗青賞識，為人有膽識，為人有為，尤其是公司方面來的客人。他含糊地答覆他說：「你跟太太說我叫張可揣就是了。」

於是，他就在那間放着陰沉沉紅木傢俬的中式客廳裏望了下來，舉目眺望着壁間掛着的字畫，連那隻古老的時鐘發出來的的搭搭聲也聽得清清楚楚。隔間是西式的客廳，地方較小一點。但是可揣總有一個感覺，澤生太不懂得享受了，屋子裏陳設太多，太古，祇不過給人有窒息感。怪不得，他到了梅明那裏，就樂而忘返了。

他不再像剛才進門時那麼緊張，心情也鎮定轉弛了下來，祇是耐心地等着，他僕給他沏了茶之後，他一直等着，似乎是經在腰門那邊緩緩地走過來。可揣起緊自座中站起，向那人的頭髮，眼睛，未施脂粉的臉上望得有點着白髮的一襲黑綢短衫，在襯出她皮膚的白膚，雖然短衫褲是粗服，可是穿在她身上却自有一種端莊與高尚的感覺。瑞芝一見是他，臉上頓時暈現驚愕，倏忽，僕也消失，精神因驚愕而轉為一振：「張！張先生。」

「我很自昧在這時候突然來看你——我是專為看你來的。」他站得有點偶促，又滑溜溜地轉動眸子，向四週望了望，不安地道：「我有點本情想來告訴你，我想……現在這個時間是比較相宜一點，所以……所以……」

「什麼事情？」她的臉色頗蒼白。

「這，這裏說話總不十分方便。」

瑞芝略頓一頓，更令人覺得蒼茫中有一種沉重的感覺，她的眉心蹙了起來，隨了點頭道：「好，跟我來。」

可揣就跟着她來到另一間屋子。㊀㊁

今日提要：假和尚得命離境　窮翰林賣字發財

文上因果

上文講到鐵頭陀被擒，拾到陳驂芳老爹家裏，在途中時，鐵頭陀以為一進內見陳驂芳，由蘇汗青說明來意，陳驂芳父不許兒子跟蘇汗青遠行，蘇汗青因為有一個怪影，他立即認識過來，蘇汗青道：不如一同去問過令祖。

看天公能否賞臉？

今晚華協盃賽 南華出戰東華

兩會預備組隊先打頭陣

【本報專訊】今晚八時半，有一場「東」「南」大戰，是華協盃開鑼的戲碼。在東華對南華之前，七時正還有一場預備組賽，門券分一元二角及二元四角兩種。不過遇天雨，今仗能否舉行，還要看天公能否賞臉？

東華與南華在足總主辦的聯賽中已吃盡東華的苦頭，但在特別銀牌決賽東南第三次碰頭時，南華却以未盡全力而勝東華四比二，今晚是他們第四次碰頭了，南華是否再克東華呢？這問題是很難預測，原因是南華將有變遷，出發在即，球員們會否踢來有所顧忌？此情形之下，誰勝誰負，便難下斷語。

如果南華甲組帶銳全部上陣，各球員又憑力踢，那就南華勝面較高。南華前鋒有速度，有威脅力；東華之鋒線區鄧年、何照芬、郭滿華、羅國泰、吳偉雄當然有強卓然、何祥友、莫振華、黃志強、李育德、強中、後衛的實力就算相去不遠，但南華贏波的本錢已比東華大，倘因天雨，則對南華人馬更有利。在雙方的門志，已可以判定誰勝誰敗了。（東華）

黃志光　吳偉雄　羅國泰　羅滿華　何總芬　郭滿華　彭年　區錦洪

吳振華　姚卓然　李育德　何祥友　黃志強

何志坤　劉鑾　李國華　司徒曉

郭錦洪　劉志炳　盧松江

劉建中

南華陣容

何志坤　黃志強　何祥友　李育德　姚卓然　莫振華

劉建中　劉志炳　郭錦洪　陸達熙　劉鑾

龍公子爲兩派紛爭 出任仲裁

傳將撤銷修章之議 作爲和平解決方案

·嘶嘶·

中泰世運足球預賽，泰國已定於八月廿日在曼谷舉行。如果泰國肯接納我方提議，賽期改爲八月三十日、九月一及三日的話，則九月廿日以前離港，這種世運預賽後返港，則九月十日及各會首長意見有協華協會下月大選後之職員，是否與華足聯會第一次敦委會議選新職員，前日舉足聯會第一次與軍聯會合辦的勝利盾賽。

我國選手除，將於九月十日以前離港，這種世運預賽，哪好是香港參加默迪卡金盃賽，哪好是我國選手除之華協會下月大選後之職員，是否與華足聯會第一次敦委會議選新職員，前日舉足聯會第一次與軍聯會合辦的勝利盾賽。

聯隊與華聯隊對壘，十九日又是華足聯會敦委會議選新職員，敦委會議選新職員，敦委會議選新職員，